

# 论历史书写中的记忆与时间

姜成洋

**摘要：**历史书写一直面临体验缺失的困境。即便书写人的故事，进入反思状态的感受性文字实际已经远离了体验的原初状态。体验是一种沉浸，一种现象学的前反思，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就此而言，无论通过史料、回忆还是空间感受，对历史中人的体验的追溯都无法实现。体验的呈现，终究需要从自身出发。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历史书写是否一定是回溯性的。一个人记录自己日常体验，并在未来利用这些体验进行非虚构创作，是否可以看成是关于体验的历史写作，这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体验；记忆；时间；安克斯密特；普鲁斯特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5—0139—10

## 一、引言

有一天，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河道溢满了水，浑黄。秋季涨水，记忆里未曾见过。一夜的雨，可能上游下得猛烈。雨仍在淅沥。河边几棵速生杨。抬头看着叶片。人有很多时间是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意识不到自己走路，意识不到自己来到这里，意识不到自己抬头，看着树叶。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人有很多时间是意识不到的。这大概就是“忘我”。当人突然意识到这刚刚所有的“意识不到”时，一种存在主义的趣味才会发生。这“存在主义”并不容易解释，它可能更依赖体验。（2022.10.2）

什么是体验？不妨这样理解，它是人的沉浸状态，是多种感觉的混合状态，是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一旦“我”重返意识，体验就终止了。

这篇文章探讨的正是体验，准确地说，是历史书写中人的体验。这体验涵盖了许多维度，如历史中的人如何体验他/她正经历着的生活，人在事后的回忆中如何叙述过去的体验，历史学者何以想象历史中的人的体验，历史书写何以融入历史学者的即时体验，诸如此类。

这里必须向两位思想者致敬。首先是法国文学家普鲁斯特。他的煌煌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充满了对记忆、时间和体验的思考。某种意义上说，《追忆似水年华》虽属文学范畴，未尝不可视作一种历史书写——它描绘了“一战”时期的法国社会。普鲁斯特用文学方式，呈现了亨利·伯格森提出的直觉记忆，也称非自主记忆。<sup>①</sup>这种记忆由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感觉唤起，如甜点的味道、汤匙碰壁的声音、路面砖块的高低不平。它突如其来，使人沉浸在这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里。当然，除了碎片化的非自主记忆，《追忆似水年华》本身还有另一种记忆模式，即主人公思考如何建构这部小说的自主记忆。历史学者似乎很少思考普鲁斯特的启示，这种记忆模式支离破碎、突如其来，使它更多停留在文学和精

**作者简介：**姜成洋，男，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史、非虚构写作研究。

<sup>①</sup> [法]亨利·伯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2—66页。

神分析领域。但毋庸置疑，普鲁斯特呈现了更接近纯粹体验的存在状态。

另一位是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他或许是第一位在历史书写领域系统阐释“体验”的史学家，这些思考汇聚成一部出色的理论著作——《崇高的历史经验》。他意识到，在历史学家不动情感地考察客观的过去之前，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提出之前，在语言可以传达之前，存在着超越它们的某种体验。<sup>①</sup>精神史、日常生活史和许多文化史都可看作关于体验的历史。就历史写作的这些不同类型来说，其中心在于过去的人们如何体验自己的世界，这些体验与我们谈及我们世界的方式有何不同。在这里，体验位于客体一边，位于历史学家考察的对象那一边。<sup>②</sup>《崇高的历史经验》贯穿了对语言与经验关系的思考，语言本身既是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一种障碍。体验在转译成语言传达时，已经与难以言传的体验拉开了距离。<sup>③</sup>这对思考体验有极大的启示，但这篇文章并不专门讨论语言问题。

安克斯密特意识到，与传统历史书写和历史理论涉及的范畴相比，记忆同体验更为贴近。<sup>④</sup>结合普鲁斯特非自主记忆的启发，这篇文章着重围绕记忆，探讨历史书写呈现人的体验的可能性。

## 二、历史与记忆

在思考历史书写中人的体验之前，有必要对历史、记忆本身做些阐释。关于历史的概念，不妨从两个方面区分，即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与事后阐释的历史。就客观发生的过程而言，它已经确定，无从更改。从时间上说，但凡过去了，都已成历史，哪怕刚刚过去。就此而言，当下只是无从把握的瞬间，人能拥有的只是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至于事后阐释的历史，由于阐释主体的多元，对同一段历史的呈现自然也会多元，甚至充满矛盾。这里不妨借鉴保罗·柯文的理念，他在《历史三调》中，从事件、经历与神话三个角度阐释义和团的历史。<sup>⑤</sup>作为事件的历史，说的是历史学家对义和团历史的阐释，它建构了对义和团来龙去脉的解释逻辑。作为经历的历史，说的是亲历者对义和团历史的叙述，历史阐释的多元在亲历者的叙述中格外凸显，它们往往细节生动，支离破碎，彼此互补又不乏冲突，反映了不同个体视角的独特与局限。作为神话的历史，说的则是服务于政治的历史建构，对过去同一段历史的建构，也会随着政治的不断变动而形成不同阐释。

记忆同样有多元的划分标准。文章开头提及普鲁斯特，涉及非自主记忆。这里便有自主记忆与非自主记忆的区分。所谓自主记忆，就是个体主动甚至刻意地回忆，为了想起以前经历过的情节。非自主记忆如前所言，它藏在意识深处，由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感觉唤起，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最经典的例子，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滋味突然唤起了往昔画面。它是人类更普遍的记忆体验形式，且常常是联觉型的体验，即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等不同感觉的瞬间交汇。与普鲁斯特相关的是个体记忆，尤其非自主记忆，因其私密性、通感性和突如其来的特点，它很难出现在历史书写中。

与个体记忆相较，集体记忆则更多地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从客观存在的角度来说，集体记忆在人类历史上长久存在，远古神话、民歌、纪念碑、博物馆等，承载的都是集体记忆。<sup>⑥</sup>但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集体记忆”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按照哈布瓦赫的理解，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尽管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机构，但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sup>⑦</sup>

“集体记忆”理论影响深远，启发了后来诸多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建构

①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7—11页。

②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3页。

③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9—11页。

④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206页。

⑤ 参见[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⑥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65页。

⑦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的思考：民族国家是靠历史记忆维系的想象的共同体。<sup>①</sup> 保罗·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理论，着重于记忆在历史纵向变迁中的传递，实际仍是基于“集体记忆”的一种思考。<sup>②</sup> 再如，“文化记忆”与“战争创伤”的研究，揭示叙述者解决自我认同的依赖和焦虑，仍属于集体记忆范畴。<sup>③</sup> 但“集体记忆”偏颇明显，它从当下需要出发思考过去，借助过去的形象来追求现在的目标，结果记忆成了政治的产物。<sup>④</sup> “集体记忆”试图建构记忆与身份的关系，但大抵没有摆脱政治规训记忆，进而塑造群体身份的思维定式。“集体记忆”研究淡化了记忆与身份的交互影响，人身份的多重性、模糊性被抹去。<sup>⑤</sup> 进一步说，集体记忆很难呈现历史中人的体验的复杂微妙。这也导致了记忆研究的悖论：一方面，研究者对记忆的关注，是对近代史学偏重政治史这一传统的反叛；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政治史研究的复兴和回归。<sup>⑥</sup>

历史书写重新呼唤“人”的回归。<sup>⑦</sup> 研究者不得不重温马克·布洛克的观念，即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sup>⑧</sup> 布洛克拒绝戕害人的历史学，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关注人的全部，包括其身体、情感、心态，而不仅是观念和行动。如果历史学不关注人的整体，它也戕害了历史本身，它完全是从社会和时代的角度理解人。<sup>⑨</sup> 就此而言，历史书写重新呼唤对个体记忆的研究。

哈布瓦赫强调个体记忆的集体性，固然有其理论价值，但毋庸置疑，个体的独特记忆的确存在。一个简单而普遍的现象，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子女，他/她们对家族历史的叙述也会颇有差异，既互补又冲突。甚至不同个体间的情性也往往迥异。<sup>⑩</sup> 集体记忆理论显然无力解释这种现象。

个体记忆的罗生门现象，引起追求客观的历史学者警惕。从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角度来看，这种警惕很有必要，但记忆存在主观建构，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与历史探究同步的研究问题。历史学者需要探究每一个文本的生成过程。<sup>⑪</sup> 如果将个体记忆的建构视作说谎，这显然是对问题的简化。这里首先涉及记忆的时间维度。人们以为自己想起了童年往事，实际想起的很可能是别人对这段往事的叙述。人们以为自己想起了过去某个情节，实际很可能是移植了别人的一段经历，或者是自己经历过，但在反复回忆中已经失真的经历。

如果上述情况可以视作时间对记忆的消磨，那么，在记忆中添加想象，似乎也是人保持建构故事能力的本能。记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想象总会包含记忆的成分，而记忆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复原原始的印象。记忆会自发融入想象的成分，当记忆模糊时，想象力就会赶来支援，并填补记忆的不足。记忆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确定记忆的所指确实存在。在最初反思记忆时，这种虚构和想象完全可以被叙述者意识到——有时是瞬间意识到，原来自己在虚构。但这种虚构颇具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在事后想从记忆中剔除虚构时，需要付出比最初的虚构更大的努力。思维惰性迫使叙述者屈从于成型的虚构，也逐渐弱化了其对叙述真伪、即时情境中自我体验的辨识力。<sup>⑫</sup>

拉康从精神分析语义学的角度，提供了思考个体记忆的视角。他认为无意识需要投射，主体通过对

①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③ 参见[日]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④ Cohen, P.(2014).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⑤ Burke, P. & Stets, J.E. (2009). *Identity Theory*(pp.1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 王晴佳：《记忆研究和政治史的复兴：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悖论》，《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⑦ 参见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

⑧ [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⑨ [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7页。

⑩ Chengyang Jiang.(2022). Peasants' Fatalistic Thinking in Chinese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 a Rural Family' s Oral History,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56(2).

⑪ Lynn, A. (2014). Memory as Both Source and Subject of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al History, Stefan Berger and Bill Niven, ed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London: Bloomsbury.

⑫ [美]丹尼斯·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136页。

别人的言语来承担起他的历史。<sup>①</sup>一个人向外人陈述的自我记忆中,大部分是在头脑中活跃着,并随时可以重复的情景片段。这意味着,人在独处中,曾无数次追忆这些情境,并在这种追忆中寻找逝去的自我。追忆的次数太多,以致这些画面在头脑中始终活跃,很难完全固定。重要的不是人回忆了什么,而是人在回忆。他/她们真实地变成了他/她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人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个体记忆说谎,因为他/她们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他/她们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迫使他/她们接受的命运。

借用萨特的概念,也可以说在个体记忆里,存在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sup>②</sup>人的自我意识要求他相信自己的叙述,人只有把某个对象当作自我来看,他才是真正的自我。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知道那个对象并不是他的真正自我,他其实是有能力拒绝诱惑或者反抗权威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拒绝诱惑、反抗权威,他就会感到极大的空虚和无奈,感到一个抽象的孤零零的自我,因为失去了一切对象而感到恐慌。<sup>③</sup>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尝试在记忆建构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其幅员与界限,其中安排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人物,及带了幻觉色彩的种种记忆。这些记忆把意识中消失的东西与当下丢失的、被压抑的东西联系在一起。<sup>④</sup>

回到刚才那个普遍现象,同一个家庭的子女为何呈现迥异的记忆与性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她们出生在不同年代,这意味着他/她们会与不同年代的大历史发生碰撞。尤其在成年之前,性情形塑的年龄段,每个人与不同历史事件的碰撞,这对他/她们此后的性情,及对历史的阐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sup>⑤</sup>这符合马克·布洛克“回溯历史”的研究思路,即从当下的现象出发,回溯历史,并按照时间顺序,考察个体意识的发展,重构其成长历程,通过记忆重新勾勒决定个体性格与命运的因果链条。<sup>⑥</sup>这是一种“发生学”思路,它当然不是单一地从现在返回过去,再单线条地重回当下,而是一个当下与过去往复穿梭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个体记忆的多元也涉及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学者阐述记忆——尤其普通民众的记忆——的价值时,常说记忆是为了抵抗遗忘,这个认知忽略了记忆本身的建构。米兰·昆德拉极其深刻地指出:“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否定,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sup>⑦</sup>同时,所谓记忆抵抗遗忘,也忽略了“遗忘”作为一种创造力的价值。这是尼采的发现。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专门分析了“遗忘”的价值,提出“非历史地”生活:

无眠、反刍、历史感都有一个度,一到这个度,生存者就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非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是同等必要的。<sup>⑧</sup>

历史学者固然可以宣称自己纯粹地面向过去——姑且不论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但对非历史学者而言,即便大众需要获取关于过去的某些知识,有意无意间,他仍是立足当下生活,或做面向未来的考虑。每个人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目标、力量和急需去选择关于过去的某种知识,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他们永远仅仅为了生活的目的。<sup>⑨</sup>

以上分析了历史、记忆及两者的关系:历史和记忆交互影响,历史(客观发生的历史)塑造着记忆,记忆重构着历史(事后阐释的历史),历史(事后阐释的历史)的书写,正是在这交互影响的时间穿梭中完成。

① [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

②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77页。

③ 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④ [瑞士]荣格:《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成穷、王作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9页。

⑤ Chengyang Jiang.(2022). Peasants' Fatalistic Thinking in Chinese Communism: an Analysis of a Rural Family's Oral History.

⑥ [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60页。

⑦ [法]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⑧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143页。

⑨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65—166页。

### 三、历史中的他者体验

安克斯密特说，与传统历史书写和历史理论涉及的范畴相比，记忆同体验更为贴近。<sup>①</sup>同集体记忆的抽象化不同，个体记忆更能呈现历史与意识的多元互动，它离呈现历史中人的体验似乎更为贴近。畅想一下，假如要呈现历史中一个人的体验，大致离不开下面几种渠道。

第一，从文字史料中追溯过去人的体验。最理想的情况，那个历史中的他者喜欢记录日常体验，且他/她恰恰带了些普鲁斯特的思想气质。这意味着，他/她的文字不是简单的吃喝拉撒，更不是去复述社会正在发生的热点大事，假如这些大事没有引起他/她直接体验的话——相反，大部分历史学家们恰恰会被这些大事吸引。他/她对体验的记录是生动描述，而非概括。比如，他/她在描述一种转瞬即逝的厌世感时，说“一根锋利的丝勒住内脏，一股恶心”，而非概括地说“抑郁”。他/她并不刻意记日记，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灵感体验，那宁可间断好几天书写。

遗憾的是，历史研究者遇上这种史料的概率微乎其微。文字史料本身是丰富的，但文字史料中的体验却极度匮乏。无论档案、回忆录、日记，这些文字的撰写者大都不是普鲁斯特风格的人。他/她们可能保留了与人物相关的文字，但无疑缺少了体验。里面会有表达情绪和感受的字句，但如我所说，这不是普鲁斯特风格的文字，这些所谓的体验性文字更多是一种反思状态下的书写。这意味着，体验的微妙与复杂可能被概括。自然，体验但凡转化成语言或文字，实际都已经进入了反思状态。这也是现象学从理论走向书写实践必然面临的悖论。但再次重复，撰写者不是普鲁斯特风格的人，这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思维差别。这种体验性的文字，与体验原本的状态存在不小差别。

甚至很有可能，研究者面对的是历史中的籍籍无名者，与他/她直接相关的史料极其有限。这再正常不过了，不只因为草根没有书写文字的习惯，更重要的——如费孝通研究乡土中国的体会——很长一段时间，熟人社会没有书写文字的必要。相对于文字和语言，表情、动作这类“特殊语言”更便于传情达意。而语言、文字像个筛子，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人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sup>②</sup>

娜塔莉·戴维斯研究16世纪的法国农民，她面对的同样是史料匮乏问题。如在写《马丁·盖尔归来》时，地方信息异常丰富，但特定人物的史料仅有一鳞半爪。戴维斯的做法值得借鉴，她借助来自同期的其他资料，努力发现他/她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她们也许有过的反应。<sup>③</sup>借助间接的档案，这离呈现人的体验又远了一步。档案能为历史学者提供建构过去的基础，但如戴维斯所言，档案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这虚构并不意味着伪造，而是一种叙述技巧。<sup>④</sup>某种意义上说，借助档案中其他人的体验，去想象同时期另一个人的体验，这是用抽象化的集体体验施加于具体个人。

如果说档案中的体验是抽象了的集体体验，回忆录倒是有了比较系统的个人体验，可毕竟是事后回忆当年，隔了时间，差了味道。日记倒是缩短了时间隔阂，它也尽可能贴近了人的体验，可假如那是反思性的书写——绝大部分都是如此，那终究离纯粹体验有些距离。

第二，从事后的叙述中追溯体验。这里的记忆，是那种主动甚至刻意地自主记忆。与档案文字相比，记忆与人的体验似乎更贴近。但这与回忆录的问题相似，当下的叙述者与过去的自己拉开了时间。换言之，它的问题仍在于进入了反思状态。这里姑且不论前面提过的记忆淡化、主观建构。记忆本身就很容易忽略一种时间维度，它介于最初的瞬间与反思之间，将反思形成的解释，移植到最初瞬间的感觉中，成了一种看起来很合适的解释，自己都难辨真假。这涉及记忆与时间关系的本质问题。

此外，体验的零散、突如其来会在自主记忆中变得有序，如同萨特在《恶心》中写道：

①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206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3页。

③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④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5页。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的。……可是当你讲述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sup>①</sup>

这里不只涉及时间问题，也涉及“我”。萨特说，当我在追赶公交车时，“我”是不存在的。当我跟别人说我追公交车时，“我”出现了。换句话说，当人沉浸在原初体验中时，他/她意识不到当下那个“我”存在。当一个人有了意识投射的对象时，他/她才意识到当下这个“我”，这也是他/她从原初体验中抽离出来了。<sup>②</sup>

由追溯历史中的体验返回当下，面对这个正努力追溯“真实自我”的人，历史书写者该如何理解这种“真实”？如同人们面对卢梭的《忏悔录》，这个被追寻的“自我”在何种意义上接近“真实”呢？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的评论颇有见地，他强调的仍是一种共时空的同时性，这里不妨直接引述：

自我不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静止，恰恰相反，我就是那焦虑不安本身，它禁止我停歇下来。正是在我摆脱原先被我当作原始给予物的事物（它刚被给予，就被即刻收回了）的过程中，我自身的真理得以显露，而我原以为在这事物中找到了“真实自我”。由此，我的所有行动、错误、虚构、谎言都体现着我的天性：我本真地就是这种不忠实的状态，即背离那永远吸引我、却永远躲避我的平衡状态。不存在无法被自我之整体性所吸纳的疯狂或谵妄。整体性的所有侧面都同样可疑、同样非法，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则奠定了主体之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必须被讲述、被坦白、被揭露，由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才得以从那无比完整的混沌中显露出来。<sup>③</sup>

第三，从空间追溯体验。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诺拉意图通过探究文本、口号、仪式、象征、纪念日、建筑等，探索近现代法兰西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公共记忆与认同。<sup>④</sup>诺拉从宽泛意义上讨论“记忆之场”，且偏重集体记忆，但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提示，即从空间或可寻找历史中人的体验。

实际上，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一个意图，正是为了走进历史空间，获得历史体验。这需要移情。比如，你来到中国西部一处高原废墟，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有一批来自东部平原区的人垦荒生产。相比于翻阅档案馆的资料，走进这苍凉空间，自然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垦荒人的体验。强烈的风、正午刺眼的光、人在苍茫戈壁上的渺小感，这些与身体相关的体验那么直接，似乎一下子就把你带入了半个多世纪前。当你情不自禁抒发这种体验时，出租车司机却给了提醒：现在的气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冬天多冷，现在气候变暖，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环境了。你突然意识到，仅仅半个多世纪，一处微观区域的气候就可能发生改变，由此也改变了不同时间中的人在这相同空间里的体验。

可见，还原历史中人物的原初体验，历史书写者面临了太多困难，其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仍是时间。我们无从确定，跨越时空的两个不同个体在何处实现了体验的重叠。安克斯密特分析赫伊津哈与历史体验，他谈的是过去被经验为整体。安克斯密特说，历史经验与人们对艺术的经验一样，总是最为复杂的。

“历史经验的情况与实证主义世界观所建议的恰恰相反。在历史学中，当你离开复杂性走向所谓基础的、简单的东西时，你其实是在走向抽象，走向不确定的理智建构。历史整体地、全面地降临到我们；如在艺术中和审美经验中一样，这正是我们首要地经验过去本身和它所留下的东西的方式。”<sup>⑤</sup>

① [法]萨特：《萨特文集》（第1卷），施康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

② [加]马克斯·范梅南：《实践现象学：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尹焱、蒋开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③ [瑞士]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④ 参见[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⑤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93页。

赫伊津哈捕捉的，确实是过去某个年代的群体体验。通过观看过去的诗文、艺术画作，赫伊津哈体验到了一种特殊的气息、氛围<sup>①</sup>，这引起他的“狂喜”。在一瞬间，一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消失了，就像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时间轨道，它没有分隔两者，而是成为两者相遇的中心所在。历史经验将过去和现在拉到一起，使两者有了短短的令人心神俱醉的一吻。<sup>②</sup> 这一刻未经宣告，不期然来到，还不能够随意重复。它突然降临在历史学家身上，而历史学家不能刻意将它激发出来。

跨越时空的不同个体，他/她们的体验重叠纵是难寻，我们仍有理由为赫伊津哈的“狂喜”感到欣慰。或许，赫伊津哈在将过去体验为整体，体验到过去时代特殊的气息、氛围时，他已经在某些瞬间实现了与过去个体的体验重叠，只是，他本人也无法确定，哪一刻才是体验重叠的时刻。

第四，从自我中捕捉体验。历史学者似乎只能从自己身上捕捉近乎纯粹的体验。他/她储备自己当下的瞬间体验，好似创造了时间胶囊，里面塞进了这种被称作“瞬间体验”的碎片。若干年后，他/她将亲手打开这个胶囊。也就是说，他/她以自我为史料，无论当下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拉开多长时间，他/她都将那个自己视作有别于当下自我的客体。一个有历史研究思维的人，面对过去自己的日记，并且将这个自己视作被研究的客体，这个行为本身又会引起大量的即时体验。这即时体验里，不乏陌生、羞愧抑或其他。

只有真的尝试过这种实践的人，才能拥有那种难以想象的体验。这也可以看作历史书写，尽管它与人们熟知的历史研究不太像，不妨把它视作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意识状态的探究。它呈现了意识的拼贴画状态，当下、过去的当下；回忆、过去的回忆、梦境对历史的反思。即便线性时间排列，它仍呈现了时间的分岔和碎片，这或许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状态。这本身带了非虚构文学的意味，与历史研究者晚年书写个人回忆录相比，这显然是一种不同的实践。它挑战了“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回溯性的”这一理念，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它成了一种前瞻与回溯的混合。

#### 四、历史书写中的自我体验

前面说过，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发生的过程，它本身是确定的，无从更改。它是诸多逻辑线的交织，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线球。如果历史书写关注大事件，研究者的意图便是呈现一种解释逻辑，就像从混乱交织的线球中撷取一条，使其来龙去脉变得清晰。历史研究者通常认为，他所撷取的那条线，是历史线球中最关键的几条之一。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存在大势。

历史发展存在大势的认知，衍生出历史决定论的认识论，以及“辉格史学”的方法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存在规律，可以预测，甚至历史的进程可以被掌控。卡尔·波普尔对此给予了有力回击，他认为历史实际上像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像人体一样，在不断变化中。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历史发展本身受到了诸多偶然事件的影响。<sup>③</sup> 与历史决定论对应的“辉格史学”，指史学家忽略历史事件所处的原本现场或语境，从后来实现的目的出发，倒推过去历史的发生过程。“辉格史学”和“目的论”遭到强力质疑，批评者指出，时间是不连续的，历史并非以直线式展开，也不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揭示出真实“本质”。<sup>④</sup> 本质上说，凡是历史研究，都无法摆脱后见之明。超越“辉格史学”并不是彻底摆脱历史后见之明，而是摆脱线性历史观的束缚。将人们熟悉的历史陌生化、碎片化，把碎片重新拼贴，以破除强加于复杂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定。这种对线性史观的破除，同样也是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

从历史阐释与历史本身关系而言，即便历史存在大势，这种对关键线条的撷取理顺，使它与历史本

① 参见[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刘军、舒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95页。

③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④ Herbert, B. (1965).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身的发展状况已经不同。在“实际体验过”的历史中，历史本身的逻辑混乱尤其明显。不妨试想一下自己的生活，生活本身谈不上有明晰逻辑，抑或短时间的历史事件有逻辑，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面对或关心着其他不断变动的事情。体验与大历史有关，体验也与大历史无关。生活整体是混沌状态。

与这种混沌相关的，是历史中的时间感。在线性时间的历史研究中，时间感是相对清晰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有开头，也有收尾。这里的时间，大体是指客观时间、机械时间。除了客观时间之外，有一种更普遍的存在，即主观时间。它与客观时间，或者说主流历史叙述对时段的划分存在差异。在这里，历史事件没有开头、结尾，时间是绵延的，或者说，书写者可以抓住任何的瞬间作为开头、结尾，每一个瞬间，都是有厚度的瞬间。<sup>①</sup>

历史的体验者在叙述历史时，时间会不断变形。时间出现褶皱，人在回忆高度重复的生活状态时，时间的褶皱便产生了，换句话说，长时段被严重压缩；时间也会延展，即人生的某些关键节点，在人的记忆和陈述中被无限拉长；时间会分岔，因为身体的偶然感受，产生了普鲁斯特的非自主记忆，它与时序时间几乎无关。在“实际体验过”的历史中，时间无法清晰。即便历史书写按着机械时间依次推进，但时间的体验与呈现却不是线性的。历史书写变成了过去与当下的往复穿梭。

与历史中具体个人的体验重叠相比，普鲁斯特式的体验重叠无疑更能把握，他谈的是自我当下与过去的体验重叠。这片段突如其来，并不一定转瞬即逝，在非自主记忆终端，人可以接续有意识地记忆场景，也可以暂且终止对那遥远过去的回溯，沉浸在对刚才那时间之外的存在状态的回味中。此时人的体验，正如文章开头河边漫步的遐思。人会意识到，对瞬间的体验是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书写这种沉浸的体验，句子似乎可以没有主语。“我”惊讶地发现，开头那种无主语的书写，本身就处在无意识中——这无意识并不是指书写本身，而是指书写过程中没有主语的这种状态。

生活中的偶然感觉，无论激起的是对遥远过去的追忆，还是让人沉浸在转瞬即逝的当下体验中，它都使人处在了时间之外。对客观发生的历史而言，当下只是无从把握的瞬间，人能拥有的只是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但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感觉唤起的体验中，人沉浸在时间和自我的消失中，此时，人把握的正是当下。

历史书写者何不捕捉普鲁斯特式的体验，将自我即时体验融入到整个书写中呢？比如，你无法否认面对档案时，一定产生过一些转瞬即逝的念头。你被某一些档案吸引，却跳过了另外的很多档案，这背后总会闪过不易察觉的意识。你与田野考察的对象互动，也会产生那些瞬间体验。它们不止与你自己相关，也与你将要形成的历史阐释关联。普鲁斯特谈及作家职责时，提到了作家自身的意识或潜意识，他说：“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sup>②</sup>可以料到，这种思维难免遭到质疑。比如，历史书写需要保持客观，避免自己的情感进入写作。在伽达默尔之前，坚信历史可以还原过去，并呈现关于人的最终真理的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一切都历史化了，只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将自己历史化。而伽达默尔思考和阐发的是，历史学家（主体）和过去（客体）应被看做共有一种本体论身份，前者不应待在这一共同的本体论之外或之上的某种认识论区域。<sup>③</sup>

普鲁斯特式的感性体验，是与历史书写者本人直接相关的，而非将用感性去评判那些被研究的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历史书写需要客观，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与此同时，主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涉及时间的问题：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当下与过去。当我阐释刚才的观点时，关注的更多是当下体验，即历史写作者即时的思维瞬间。这个瞬间实际连接了当下、过去和未来。当下即书写者即时的思维状态，过去则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未来意指此刻的主观立马成了过去时态，它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① 尚杰：《解构与时间》（第1卷·瞬间与永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8—19页。

② [法]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③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安克斯密特对此阐释道：

历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的时代？他/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经验是怎样的？在他/她们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最具决定性的事实？人们对这些不应怀疑或畏惧，把它们都看做是对所谓的历史客观性的威胁，而应珍视它们，视之为历史学家努力穿透神秘过去的最重要的资产。当然，在历史学家述说过去时，这些最私人的情感不能且不应成为论据，因为我们想读到的是关于过去的而非历史学家的东西。虽然如此，就对历史学家向过去经验的开放而言，它们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这种开放又是历史学家及其读者通往过去的桥梁。<sup>①</sup>

这又引出了另一种质疑，即这种融入了自我体验的书写，已经偏离了历史书写的规范。但如我所言，当下体验在转变成文字那一瞬间，已经成为历史。不妨把这种历史书写，看成多了一种历史层次的书写，它融合了被研究对象的体验、记忆与时间，也融入了书写者自己的体验、记忆与时间。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看成是对作为学科的历史的解构，纳入了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现象学等诸多学科思维。

历史书写者需要探究每一个文本的生成，书写者本人也是一个需要探究的文本，这个文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未完成，对它的书写只能是一种进行时态。开头谈到普鲁斯特时，除了非自主记忆，《追忆似水年华》还贯穿着一种自主记忆，即主人公构思如何书写这部小说的记忆。就此而言，当历史书写引入对自我体验的捕捉时，它也就包含了一种元叙述的进行时状态。对历史中他者与当下自我的体验探索，使历史书写本身变成历史研究的发生学实验。

## 五、余 论

呈现体验，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呈现陌生感。安克斯密特认为，崇高的历史经验是去遇见一种陌生感。<sup>②</sup>这里的陌生感，不妨从历时性与即时性两个角度理解。历时性的陌生感，是去努力逼近历史中他者的体验。即时性的陌生感，是去敏锐捕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自我体验。就此而言，历史书写中的体验是多维的，它涵盖了历史中他者的体验，人在事后回忆中对过去体验的叙述，也包含历史学者对历史中他者体验的移情，历史书写者自己的即时体验。

然而，正如阿甘本所言：“如今要探讨经验问题，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再也无法得到它。”<sup>③</sup>纯粹的体验不可呈现，即便普鲁斯特式的自我体验。时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便在体验刚刚逝去的瞬间接续话语。除了时间，语言本身也是传达的障碍。所有的体验都是语言性的吗？抑或，对那些没有用语言描述的事物，人们能有体验吗？阿甘本论经验的毁灭，提到人类的幼年，只有到达人类个体已经存在，而语言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人才能把“纯粹的无言经验”包括进来。悖谬的是，语言学无论把语言追溯到多久之前，都无法从时间上到达语言之前。<sup>④</sup>

通过语言，个体才成为个体。问题变成了书写者如何借助语言，尽可能呈现人的体验。如果一定表达无法表达的，就得转换为它所不是的隐喻，发现与发明两种不同事物——甚至是不同感觉——之间的相似性，然后描述出来（用“好像”“就像”）。这种失去原有对象的描述或者延迟原动机的思想现象，就是德里达的“延异”，它取代了索绪尔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判断。<sup>⑤</sup>

萨特在《恶心》（*La nausée*）中，就呈现过一种可以唤起读者体验的陌生感：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做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已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利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

①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150页。

② [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53页。

③ [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④ [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第69页。

⑤ 尚杰：《解构与时间》（第3卷·时间的空间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78页。

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sup>①</sup>

萨特经典地呈现了人面对世界时突如其来的陌生感和体验的直接性，这为现象学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样本，也为历史书写者提供了书写体验的样本。

## On Memory and Time in History Writing

JIANG Cheng-yang

(Si-M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History writing has always faced the dilemma of lack of experience. Even when writing human stories, the perceptual words that have entered the reflective state have act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 original state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is an immersion, a phenomenological pre-reflection, a timeless, selfless state. In this regard, whether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memories or spatial percep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trace back the experience of people in history. The 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 after all, needs to start from oneself. This lead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historical writing is necessarily retrospective. Whether a person records his or her daily experience and uses these experiences to create non-fiction in the future can be regarded as historical writing about experience.

**Keywords:** Human Experience, Memory, Time, Ankerschmidt, Proust

[ 责任编辑：赵蔚平 ]

<sup>①</sup> [法] 萨特：《萨特文集》（第1卷），第8页。